



● 村上春樹 網上圖片

# 我讀村上新書 「第一人稱」 視角下的世界



● 村上春樹最新短篇集《第一人稱單數》

2021年初已出版村上春樹第11部短篇集《第一人稱單數》中文譯本。這是村上第一次使用第一人稱作為短篇小說的敘事視角，讓讀者透過敘述者「我」和「我」所邂逅的男女朋友之間的故事，採用內聚焦角度將讀者帶進故事情境裏。

文：葉蕙

《第一人稱單數》是村上春樹在《文學界》月刊的連載，於2020年7月18日結集成書，收入文章依序為〈石枕上〉、〈奶油〉(Cream)、〈查理帕克演奏巴薩諾瓦〉(Charlie Parker Plays Bossa Nova)、〈與披頭同行〉(With the Beatles)、〈養樂多燕子詩集〉、〈謝肉祭〉(Carnaval)和〈品川猴的告白〉，同書名篇章〈第一人稱單數〉則是後來補上的未發表作品。

顯而易見，這部短篇集是他向英國文豪毛姆(W.S. Maugham, 1874-1965)的同名小說First Person Singular致敬之作。無可否認，作家的創作靈感來自生活，這位注重生活細節的小說家，再次運用生動的語言刻畫故事人物形象，嘗試第一人稱小說無法突破的全知敘事觀點。

**石枕上**  
「我」在大二時遇見一名會寫短歌(五句三十一音節的傳統定型詩)的女性，與她因偶發狀況而共度一夜，過後卻連她的名字和長相都想不起來，只記得她本關於愛和死亡的歌集所收錄的某些短歌。這是作者回望青春之作，藉以描述記憶回路不可思議之處。

**奶油**  
18歲那年「我」收到某個一起上過鋼琴教室的女孩寄來演奏會的邀請函，出於好奇心而前往會場卻撲了一個空，回程經過小公園，因過度呼吸(hyperpnoea)而在涼亭休息時遇見一名老人，他給「我」上了一堂有關沒有圓周的圓心與人生的課，留下「你的腦子是為了思考困難艱深的事物，是為了把不懂的事情搞懂。那會變成人生的奶油」這句話，讓「我」思考自己內在是否應該存在特別的奶油。奶油可比喻為人生最好的東西，詮釋不合邏輯的人生際遇。

**查理帕克演奏巴薩諾瓦**  
關於傳說中號大鳥的美國爵士樂薩克斯風演奏者查理·帕克(1920-1955)的故事，疑幻似真，說出村上對爵士樂之愛。

**與披頭同行**  
圍繞著披頭四和關於緣分與命運的小故事。高中時期「我」在校舍走廊跟一名胸前抱著With the Beatles黑膠唱片專輯的美少女擦身而過，從此沒再見面。1964年披頭四紅透半邊天的時候，「我」交上第一個親密女友，然後在毫無意圖下「我」與她那患上短暫記憶錯亂症的哥哥結緣。十八年後在東京街頭上和她哥哥偶然重逢，告訴「我」他妹妹自殺身亡……到頭來說的也是人生。

**品川猴的告白**  
關於一隻會說話的猴子的故事，可視為〈品川猴〉(收在《東京奇譚集》，2005)續篇。故事中的「我」在群馬縣的溫泉旅館遇見一隻猴子，會講人話，喜歡聽布魯克納的交響曲。在浴場時親切地替「我」搓背，送啤酒到「我」的房間陪「我」聊天，然後告訴「我」有關牠愛上了人類女性，曾經利用念力偷走七位女子的名字，並將之比喻為柏拉圖式行為。極致的戀愛，同時也是極致的孤獨。故事設定有點超現實，卻有某種牽動人心的力量。

**謝肉祭**  
在朋友介紹下，「我」認識了一名相貌奇醜的女性「F\*」，她身上洋溢著某種吸引力和活力，跟容貌有巨大落差。她有高尚的古典音樂修養，「我」和她很談得來。某日她問「我」如果只能選一首鋼琴音樂帶去無人島，你會選哪一首？「我」說是舒曼的「謝肉祭」(又名面具狂歡節)，於是我們常一起聽「謝肉祭」的唱片和CD，當然也聽莫札特或布拉姆斯等音樂家的音樂。「F\*」從來不提自己的過去，有一天，她的臉突然出現在電視上……故事結尾有出人意料的反轉，令人對善惡美醜有深切的反思。

**養樂多燕子詩集**  
這是繼《棄貓》之後，村上正面談及父親的事，寫出他支持燕子棒球隊的真實心情。自稱不寫詩的小說家，特為燕子隊寫了《右外野手》、《鳥影》、《外野手的屁股》、《海流中的小島》這幾首詩。本質上，這短篇可歸類為紀實散文。

**第一人稱單數**  
敘述的就是「我」的故事。某日因為穿上不習慣的西裝，「我」在深夜酒吧遇到一個基於某種理由而找碴挑釁的陌生女子，讓他重新思考「我是誰」這個哲學命題。

從《棄貓》到《第一人稱單數》，可以看出村上春樹近年的創作有改變的趨勢，他開始寫家庭和家人的事，關心人生主題。身為職業小說家，村上春樹必然懂得自己該寫什麼以對應世界格局的變化。

葉蕙，生於馬來西亞。台灣政治大學新聞系畢業，日本筑波大學日本研究碩士，圖書館情報媒體研究博士課程修畢。上世紀九十年代翻譯香港版村上春樹的《挪威的森林》、《尋羊的冒險》、《舞舞舞》三部長篇小說，以及其他日本小說逾300部。著有《帶著彼得貓去散步——村上春樹文學地圖》(2020年11月，馬來西亞大將出版社)

## 《梁莊十年》重新做回村莊的女兒

書評  
文：韓浩月

花了一整天的時間，閱讀梁鴻新書《梁莊十年》。這是理想中的「深閱讀」模式，十多個小時的時間裏，我沉浸在書中。書裏的人物在走動，在哭，在笑，我被他們深深地吸引與打動，眼睛無法離開。在《中國在梁莊》、《出梁莊記》之後，這本《梁莊十年》確定無疑地告訴我，梁莊已經不是作家梁鴻的村莊，它早已是無數對鄉村抱有複雜感情的人共同故鄉。梁鴻在梁莊的親人、朋友，也成了我們的親人與朋友。

當然梁鴻對梁莊，已經不像眾多遠離故鄉的人那樣，抱有複雜的情感成分。再寫梁莊，她的筆變得比以前更清澈、更純粹。她不止一次在書裏直白地表達：她太喜歡梁莊裏的每一個人了，梁莊讓她內心充滿了柔軟與眷戀。她也為曾經對這個村莊的「偏見」而懊悔，比如沒有如父親梁光正生前所願，把破敗的老房子重新修建，為自己留一處情感安放之地。

梁鴻對梁莊的微小但卻微妙的變化，或是源自她覺察到了時間的危險。她並不自覺表達自己進入中年之後對生死的認識，她不止一次以人的生命為衡量點，來標誌她與梁莊在不同年代的關係變化。「但願我能活到那個時候」，在本書最後一句，梁鴻如此寫道。為了可以在十年、二十年之後繼續寫作梁莊，梁鴻說出了一個在別人看來其實並不存在的、假想中的「危險」，這側面也證實，她對梁莊，已經有了「越陷越深」的情感跡象。

和梁鴻一樣，那些在《出梁莊記》中遠走他鄉的人，也有許多，再次陷入故鄉。義生在梁莊修建了被當作景點參觀的四層別墅，清輝藉給奶奶舉辦葬禮的機會在自家宅基地蓋了兩層小樓，栓子回村擔起了村支書擔子，梁安在故鄉治癒了抑鬱症……單單用「富貴不還鄉如錦衣夜行」，是無法解釋梁莊人回鄉動機的，在由新樓房與舊房屋一起構成的這個村莊內部，還運轉著始終不曾被外界變化所打破的情感邏輯，那是屬於整個村莊人的甜蜜秘密。

《梁莊十年》作者：梁鴻 出版社：上海三聯書店

所託非人，她們本該擁有美好的人生，但環境與時代卻像一個「咒語」，讓她們最美的生命時刻停留在梁莊，最不忍回首的回憶片段也在梁莊。

在梁鴻北京的家中，燕子、春靜、小玉，四位「梁莊女孩」的相聚，是全書最值得關注的濃墨重彩的一筆，她們在梁鴻的書房裏聊天、抽煙、席地而眠，彼此袒露心跡，誠實敘說傷痕，她們都是梁莊的女兒，她們在風雨交加的北京一夜，通過對故鄉的回憶與敘述，發現了自己的愛與怕。非常值得欣慰的是，她們能夠用平靜甚至戲謔的態度面對過往，這是她們與梁莊的握手言和，也是對自己的真正解放。

在寫作《梁光正的光》、《四象》等小說作品之後，作為非虛構寫作標誌性作家的梁鴻，在《梁莊十年》中走出了非虛構寫作的框架，全書擁有感性的文學氣息，撲面而來的是樸素的情感氣味。有些片段可以當作小說去讀，但讀後最終會真切地發現，那個處在現實與文學之間的梁莊，是一個真實存在、帶有溫度的村莊。



### 閱讀有你不解

本版現邀請讀者用不多於400字的篇幅，與我們一起分享自己與書的小故事。可以是介紹最近心水的好書，回憶印象最深的一次閱讀體驗，又或是關於書店與城市的獨家記憶。題材隨意，風格不限，一經採用，小稿將獲刊登之餘，更有神秘禮物送上！有興趣的讀者即日起請將小稿與聯絡方式電郵至bookwvp@gmail.com，主題請註明「閱讀有你不解」。

偏居小縣城，自然與五光十色的都市繁華無緣，但因為有一間書店存在，便讓我的生活擺脫了寂寞、無聊和枯燥。

書店地處小縣城中心地帶，緊傍著熱鬧鬧鬧、川流不息的大街，它獨具的清靜、安謐和幽雅與外面的世界形成了天壤般的區別。每到周末我都會去書店逛一逛，雖然也買書，但享受那方特有的氣氛則是我的終極目的。

書店的裝修設計十分舒適宜人，書架排放也是錯落有致。新裝修後的最大特點是，裏邊安放了讀書的點子，還見縫插針地於角落處設計了幾處座椅，供讀者休息。設計非常人性化。我一般來得早，選擇座位便有了優先權。對我來說，最享受的時刻就是坐在書桌前，就著柔和的燈光，和自己喜歡的書籍作者進行無間的精神溝通。每一本鍾情的書，哪怕是名不見經傳的作者的書，它們的文字同樣亦如淙淙的溪水，涓涓注入心田，滌去俗世的煩惱塵垢，讓心田回歸豐盈滋潤，還心空一方清亮明淨。坐累了時，還可以起身走一走，逐架逐架地瀏覽一番，重新拂一下久熟的書籍，或者迅速翻閱一下新上架的書，走下一遭來，無疑好像重逢了故知，初識了新交，一種難言難表的爽爽美美的感覺湧上心頭。

陳眉公《巖棲幽事》記載：「黃山谷常云：士大夫三日不讀書，自覺語言無味，對鏡亦面目可憎。米元章亦云：一日不讀書，便覺思澀。想古人未嘗片時廢書也。」此話講的就是讀書對人的改變和影響。想已乃一普通人，談不上讀書能形成在他人眼裏心中的神聖變化，自己已心悅神舒倒是於自己的切身體驗中得來。

文：宋以民